

## 生命地圖

大員四面環海，要出海太簡單了，人人都能乘桴浮于海，只要有小舢舨就行了。春天的海浪不高，可是海風大又冷，阿斌老了，他隨著阿卡和他的後生一起乘坐舢舨，慢慢的划向大海，黑水溝的斜流浪在新港社的外海不遠處，阿卡是熟練的海上水手，他知道如何穿過那條會奪去人命的黑水溝。

鯊魚的背鰭不時出沒，都在尋找、等待食物落水，阿卡說鯊魚嗜血，水裡若有血腥，會引來成群的鯊魚噬咬，鯊魚一生都不會停止游動，牠們一靜止不動就會沉入海底成為其他魚類的食物。

阿斌想，這鯊魚和那些強盜一樣，一生都不會停止爭奪和殺戮，一停下來就準備給其他強盜宰殺，所以，人們只看見強盜吃肉，卻不知強盜挨揍，而且當強盜的折損率頗高！

小舢舨才越過黑水溝，眼前出現一片壯觀的景象，大船！數百艘大福船，大船中還有數十艘戎克船，旗幟鮮明迎風招展，居然還有五艘歐羅巴人的夾板船，眼前的景象將阿斌看的目瞪口呆，這些海上強梁陣容強大，這樣威武兇猛！

阿卡用力揮舞旗號，不遠處自有小舢舨來靠近接引，阿卡熟門熟路追隨在後，他的舢舨上只有五人，除了阿斌以外，阿卡還帶來族裡的兩位長老和自己的後生。

收起風帆，眾人隨著領頭上了一艘戎克船，甲板廣大，船艙也不小，比起舢舨來，這裡簡

直像在陸地一樣平穩，風浪不大，戎克船穩穩的停在海上。

戎克船上的每一個都人來和阿卡說話，說的都是些阿斌聽不懂的語言，又像河洛話又不像，他們用海賊語交談，新港社的長老和阿卡的後生也不懂，只能沉默，接著大船起錨開動，不知要開往何方。

阿斌和阿卡一船人來到了金門嶼，重新踏上故土，阿斌連沒感想，他的心被復仇的火焰淹沒了，金門嶼的風土與大員完全不同，阿斌也無心去感知這一切。眾人隨著水兵領路，到了一處民房安頓，五個大男人都沉默著，各自都有心事，眾人中，阿卡的後生最年輕，他好奇地四處溜達，跑到外頭去了。

有水兵來送晚飯，都是些取自海裡的食物，阿斌不吃海魚，他撿著菜葉子吃，比起在大員老是吃「豬菜」，這裡的蔬菜豐盛多了。

第二天，眾人還是無事等待，新港社的兩位長老都很沉靜，他們靜靜的等待未知，可是阿斌有些坐不住了，怎麼都沒有人來帶他去見朱成功，阿卡的後生一早就出去了，現在連阿卡都不見了！

有水兵來了，六人行成兩列而來，人人手上都持有長槍，他們來接阿斌和新港社長老去大營。一行人尾隨兩位水兵，四人押後，一路來到了金門嶼朱成功的大營。

那是一座磚造的大房子，有庭院以矮牆環繞圍住，三面是練兵的校場，大門正面直向大海，

卻又不招風。

大房子裡只有兩隻椅馬，上面架了一塊大門板，也不知那棟房子拆下來的木板門，沿著牆壁有不少木凳子，水兵送他們來到，就站到門房外挺立不動。

阿卡來了，帶著他的後生一起來到這棟空房子裡，阿斌焦急的望著他們身後，他們父子身後並無來人。

過了不知多久，阿斌簡直度日如年，他在磚房子裡繞行不止，所有人都靜坐木凳子上，垂眼看地，這房子的磚牆和地板有些蹊蹺，居然和他們築的紅毛城不相同，紅磚的磊疊法不同，且非泥土地，而是花崗石板！

阿斌還在想入非非之際，朱成功來了，他一個人來到這座引起阿斌稀奇的房子裡，一進門就對在座的人抱拳打招呼，他聲音宏亮、措詞文雅：「老大人等久了，晚生國姓成功。」

新港社兩位長老起身也點頭致意，兩位長老一路沉默，至此，他們才開口說話，但是他們說的語言阿斌也聽不太懂，國姓成功很仔細的傾聽著。

小兵送來茶水，國姓成功招呼客人喝茶，他說這茶是「鐵觀音」，阿斌端起眼前這一小杯黑黑的茶水，他幼時聽過母親的主人家說過，但是他從來不知道那是何物。

趁著兩位長老和朱成功對話，阿斌很仔細觀察眼前一位了不起的海上英雄，阿卡不時對他說鄭老官經營海上霸業的英勇事蹟，眼前這個年輕後生，是鄭老官鄭芝龍的兒子大木，是個習文的儒生統領一群海賊，可現在他卻自稱是「國姓成功。」

國姓成功轉頭對阿斌用河洛話說：「阿伯，現在就請汝來說明來意。」

阿斌迎面對上國姓成功的雙眼，他一雙大眼烏黑漆亮，炯炯有神，可是眼眶四周深紋密布，眼下烏青，臥蟬又紫，一對眉毛顯得秀氣，雖滿臉風霜卻難掩秀色，他似乎沒刮面整理，膚色略白不像久經烈日風霜的海民，鬍鬚長到下頷。

阿斌慢慢的脫下衣服，他一件一件的慢慢脫下，直到露出貼身的粗麻衣，久經歲月的粗麻布已經變得焦黃黑一片，阿斌裸身，將那件破布似的生命地圖雙手奉上！

阿斌五十多歲，赤裸的上身皮色焦黑乾枯，布滿陳舊的傷疤，萎縮老去的皮膚和肌肉下垂，兩手關節粗大變形，連肩胛骨都粗大異常，他胸骨凹陷，心肺下的肋骨根根清楚，他的身體磨損的很厲害，令人不忍卒睹，連在旁靜坐的新港社長老都露出憐憫的眼色。

國姓成功站起來雙手接過地圖，他目視眼前老去的阿斌，這個男人並不老，至少比父親鄭芝龍還要年輕，但是他有一股野性蠻橫的威穩氣度，令人無法言說。

一個男人要經歷多少磨難才有這一身的傷疤？眼前這個身體嚴重磨損的男人，是光榮的化身，擁有生命的本色。

阿卡照顧過他，知道他不只渾身是傷疤，連內心都不知道貼了多少補丁才能活存至今，他的瘡疾是好了，但是已然傷了根本，他胸骨凹陷已是無藥可救，阿斌命不久矣！

阿卡撿起地上的外衣替他披上，春天的金門嶼天氣不太好，他經不起再次受寒。

國姓成功穩穩地將阿斌的地圖平鋪在門板做的大桌上，仔細一看，那是大員沿海的地圖，還有熱蘭遮城、普羅民遮城的分布圖，新畫上去的墨色是鹿仔港的地理位置和潮汐紀錄，熱蘭遮城外海有七鯤鯨和水寨以及鹿耳門他知道，沒想到大員的漢人奴隸也能如此清楚。他曾聽船員說過，荷蘭人不允許漢人奴隸到熱蘭遮城，一鯤鯨的北尾線水寨是荷蘭人自己建造的，簡陋的很。

國姓成功很仔細、很仔細的彎腰端詳地圖，這張地圖並非一日畫成，墨色濃淡不一，褪色處有加強筆畫，也有忽略不描新之處，他自幼習文，諳熟筆墨，熱蘭遮內海有幾艘船都畫的很清楚，這是天賜良機，也是人心歸向，他起身站直，雙手抱拳深深做揖，向阿斌行最敬禮。

「阿伯努力，汝需要什麼，晚生能做，絕不推遲。」

「自由、保生甲護生。」

「阿伯要保重，汝身體勇健，才能教吾。」

國姓成功轉身叫門外的標兵去請水督來，小水兵銜命而去，國姓成功親自奉茶給在座的客人，眾人品味著泉州鐵觀音黑如墨汁的苦澀滋味。

門外傳來鎧甲聲，一位長身巨大的鐵甲武士入內，見了常服的國姓成功只是拱手，他說：「延平王，屬下甲冑在身，免禮了。」

來者是與國姓成功年歲相當的武將施琅，他穿著全副武裝，頭戴鐵帽子，渾身傲氣，可是國姓成功對待他卻是平和，毫無芥蒂。

「汝來，來看這海圖，」國姓成功專注的注視來人的眼睛，毫不閃躲。

鎧甲人大刺刺的走向大桌旁，一見那張破麻布，轉瞬即專注的凝視那拙劣的畫面，他握著刀柄的手青筋畢露。

「施將軍，汝有何看法？」

「鹿仔港是最好登陸之地……，若大滿潮……：鹿耳門根本擋不了，北尾線的海堡，是泥土做的……，」施將軍不再言語，他頭也不抬的緊盯著阿斌的地圖，不再理會身旁眾人。

「阿斌穿好衣服，新港社的長老起身告辭，國姓成功親自送諸位老人大到營門口，國姓成功當著校場上正在揮刀對打的兵士面前，深深的鞠躬，他向著新港社的長老、阿斌和阿卡父子長揖到地。

校場上的兵丁聚眾演練地堂刀，人人拿著圓形藤盾護身，一把閃亮的寬板大刀舞動，虎虎生風，人人有藤盾掩映，出手快捷，大刀閃爍靈動，兵丁練習在地上滾動砍殺技法，人人左肩著地，借勢向前翻滾，大刀自藤盾下倏忽刺出、橫砍，似乎正在練習砍人雙足。

阿斌和諸長老目視校場上的兵丁，砍、摔、滾、刺、削、翻身起立，人人一致，陣容整齊。眾人看了一會兒，由原來的六位水兵領著回去了，他們上了戎克船，小兵只是引渡，戎克船駛向來處，再上了自己的舢舨，他們回去了，回到新港社。

新港社的夜空明月高掛，阿卡向阿斌說明新港社的長老去見國姓成功所謂為何，荷蘭人來了大員三十七年，初時還派神父來新港社推銷他們的神，說他們的神愛世人，新港社的耆老不

疑有他，幫助他們築城，教他們燒蚵灰夾棉絮和諾米……，也將後生送去學習當他們的文字當讀冊仔，可是後來……，荷蘭人說，他們的神也要資糧，人人都要繳交一張鹿皮給神，那個在天上唯一的神，才會保庇大家，漸漸的，每人一張鹿皮不夠了，族人的收穫要取十分之一送給神，說是「什一奉獻」！

要敬拜他們的神，他才會愛你……，以前還曾經來過一個紅毛城主諾易茲，他發現日本人也來新港社交易，居然派兵來到這裡，將族裡與日本人交易的族人家的草屋給燒了，還拿火槍威脅族人。

族長為了保護族人，和荷蘭神父交涉，於是荷蘭神父代表天上的神，和諾易茲協商不要殺人，新港社此後，每年要再繳交「賸社稅」其他還有「什一稅」給紅毛人的神。

和外人買賣，也要給十分之一的關稅，另外還有「漁獵稅、狩獵稅、硫磺採掘稅、硫磺販賣稅、採包」（釀酒稅和市場稅）……等，名目繁多，都由族裡的讀冊仔紀錄書寫，上交給荷蘭人神父，送去普羅民遮城給紅毛人城主。

美麗島大員已經成了荷蘭人的寶島，他們每年從這裡取得的財物銷售各國，所得足以支撐紅毛城的開銷，還能將盈餘送回本國，但是新港社和其他平埔族人，都淪為紅毛人的奴隸，雖然紅毛人不敢明目張膽的殺平埔族原民，卻敢殺那些對外交通不便的大山原民，麻豆社和蕭壠社就是這樣被滅了族，活存下來的族人跑到他族躲藏，都變成沉默的人，失去了生命之光，默默的凋零了！

漢人奴隸和平埔原民平時雖然也和平相處，但是漢人亂來，到處砍樹開墾土地，一應生活都亂安，新港社雖然招了很多漢人做女婿，可年久日長，長老們也不能不為族人著想，於是一起去見國姓成功，表達不願被奴役剝削的要求，更希望不要引起戰爭，人心需要和平。

阿斌聽完以後苦笑，只有身強體壯的人才能免於被欺凌，家族需要武器才能保衛自己，那些有火槍、大砲的人怎會怕鑷刀、鋤頭？這些大員原民太天真了！

國姓成功的兵拿藤盾，大刀和槍戟，都比原民的鑷刀弓箭要銳利，長長的刀刃上有血溝，那是殺人的武器，一刀刺下去，鮮血沿著血溝流出來，順手再拔出來殺下一個，且阿斌自幼看母親主人家的排場，知道他們都是吃人不吐骨頭的官員，或是富人，怎會憐惜窮人的苦處？

阿斌又病倒了，這次已經不是瘧疾，而是肺癆，他一口一口的吐血，年輕時負重築城留下了內傷，秉著體健強忍至今已經忍不住了，他不想連累新港社的人，也怕吐出來的血有傳染疾病，他用沙子掩埋自己吐出來的鮮血，他一口一口的吐，血色黑紅，根本不像活人。

他選了一個星月無光的「暗眠」，獨自一個人沿著海岸線，從新港社往熱蘭遮的方向行去，漸漸隱沒黑夜中，阿斌消失了，新港社的人再也找不到他。